

慢些! 在清明的路上

宋捷



她是在一个清冷的早晨离开我们的。事先几乎没有什么征兆。

她选择了纵身一跃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,用她自己生前的话来说,便是“做一个风一样的女子”。

她是我的高中同窗杨君,一位抑郁症患者。

早晨,是抑郁症患者最难捱的时光。整夜整夜的失眠,要熬到天亮是很难的,没有经过这种磨难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种痛楚的。不管你怎么默念数字、做深呼吸、听各种催眠的音乐、看那些晦涩难懂让平常人犯困的书籍,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躺在床上实在睡不着的时候,你或许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到阳台上,孤独地思考自己的人生,悲凉地想想自己还能干什么,还有什么价值,有没有什么可以结束痛苦的捷径……

那天,一向沉稳的老班长慌慌张张的一个电话,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接下来的几天,同学微信群里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与喧哗,只有惊愕、沉默和悲伤。

遥想1978年,我和杨君一起从港间老家考取寺街小巷深处的通中,细看红楼前的老楸树花开花落,静听光孝塔的钟声悠扬,漫赏母校地标日晷的影子逝去又复来。

那时,历经文革10年浩劫的江苏省南通中学满目疮痍。为了重振雄风,当时的决策者顶着各种压力,准备开办两个创新班,面向市区20多所中学招生。虽然这两个班被命名为理科班,班上文科功底扎实的同学较多。记得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南通籍学生卢新华刚刚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他的成名作《伤痕》,他的老师周天当年正好教我们政治课。周老师经常勉励我们说,卢新华的中学阶段是在文革期间读的,他的基础不如你们在座许多人,你们要好好读书,将来肯定会有出息。周老师报了班上的几个具有“卢新华实力”的名字,其中就有杨君。

理科班的同学,原来大多是尖子生和班干部,组成一个新的班级以后,要当上班干部是很难的。杨君凭实力当选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。当时高中只有两个学年,时间是多么宝贵,一般的同学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班务上。杨君则乐在其中,还拉着现在已是中科院知名科学家的周嘉伟等同学一起出黑板报。她知道我也喜欢文学,所以互动较多,一直保持纯真的友谊。通中的学籍表上,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的班主任保洪生老师对她的评语:热爱集体,关心他人,班级荣誉感很强。

后来,我们一起考取上海的大

艺思潮对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影响。她从上海第一医科大学(现复旦大学医学院)毕业,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,辗转调回家乡。

她是一个很要强的人,凡事都喜欢自己努力,不喜欢打招呼走捷径。有一年,她写了一篇纪念保洪生老师的文章《难忘良师》,她明明知道我在报社工作,却未直接找我,而是投稿到晚报的稿箱。因为感情真挚,文字洗练,所以这篇文章很快就在晚报副刊《夜明珠》头条发表。

她是一位活泼开朗的人。她热爱生活,享受生活。上中学时,她就喜欢侍弄花草,热爱文学,爱看电影,爱好运动。那个年代,女排精神深深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,也让她迷上了排球。离1980年7月那个火热的高考仅有100天的时候,她还泡在排球场上……

她是个重感情的人。在通中读书时,我们的课任老师都是德艺双馨的名师。离开母校以后,同学们大多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和家庭,疏于和老师往来。杨君不仅把老师记在心里,还经常给他们写信、寄贺年卡。她不仅对老师很尊重,还很关心同学,几乎每年都要牵头组织同学活动,请同学相聚。因为班上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学区,同学之间在往来时就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板块。为了打破固有板块,杨君也动了不少脑筋,穿针引线,充分发挥了当年宣传委员组织、发动、造势的作用。

许多同学和亲友至今不明白:杨君从小生性活泼,开朗乐观,自己系出名门,夫君也是名医,独生女儿已经大学毕业,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,似乎是人生赢家了,怎么会……殊不知,抑郁症是由一点点的焦虑堆积起来的。一个追求完美的人,是不可能事事如意的,总会不断地给自己压力;一个不走捷径、功利意识淡薄的人,必有与周遭环境不和谐不愉快的经历。如此这般,经过一个漫长的滑落过程,最后就像陷入泥潭一样一点点被吸进去,终于积郁成疾。

近一年来,杨君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,心灵已经关闭,始终没有走出抑郁症的荒野、深渊和黑洞。

前年我父亲病逝,我写过不少文字。她每次都在细细阅读后,撰写几百字的感想,在朋友圈里转发。去年一年,因为诸事纷扰,我情绪低落,没有心境写什么文字,也就疏于和她往来,甚少关注她的情绪变化,没想到竟成永诀,铸成终身的遗憾。

初柳鹅黄,油菜铺金,清明忽至矣。在这个怀念的季节里,我不由想起刚刚离开我们而去的老同学。凄凉向隅泣,千泪不成行。慢些!在清明的路上。杨君,愿你在另一个世界里,依然活泼开朗,笑容灿烂。

我的父亲德公

黄常耿

清明节来了,我深深思念一个多月前去世的父亲。

父亲的一生是辛苦劳累的一生。父亲生于1933年农历9月15日,逝于2019年农历正月初五,享年86岁。他老人家这一生的辛苦和劳累,我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年幼的父亲,家境贫寒。爷爷去世时,父亲才八岁,与奶奶相依为命。小时候的生活靠给人打零工维持,还常去乐昌挑盐卖。父亲与我们的母亲结婚成家后共生育两男五女。由于家里人口多,底子薄,为了拉扯大七个子女,别人吃过的苦他吃过,别人没吃过的苦他也吃过。1959年,结婚四年的父亲,家里老房屋倒塌,靠借房居住。通过他与母亲的顽强拼搏,1961年新建四垛屋两间,1963年,将四垛三间屋建成。

1958年至1959年,父亲在小塘、白泥冲当会计;1960年至1981年,任上中大队会计;1983年至1997年,任东湖区煤矿会计。无论是在哪个岗位工作,父亲总是兢兢业业,精益求精,深受大家好评。大家对他的会计业务水平特别佩服,说没有他查不清的账,连耒阳市纪委遇到一些难查的账都要请他去帮忙。1997年,区煤矿解散,父亲回到家里耕田种地,天天劳累不休,把田里山里的事做得清清楚楚。

由于劳累过度,父亲身体落下许多疾病,动过几次手术。特别是2015年9月,父亲突发脑出血,到耒阳市中医院住院,治疗期间又疝气复发,赶到新田做手术。而后,体质明显下降,但仍然坚持去山里田里做事。直到行走都困难了,仍然还是闲不住,每天一早便要拿个扫把,打扫走廊和禾坪。2018年农历十二月初八,他不慎跌倒,卧床不起,无奈才丢下扫把。

父亲勤奋好学,多才多艺。他老人家虽因家境贫寒,只受过小学启蒙教育,但自学能力特别强,特别爱钻研。除了通过自学精通了会计业务外,工作劳动之余对民间传统文化更是情有独钟,格外感兴趣。他会刻公章、私章,会木工、油漆,会民间吉祥择日、地理风水等知识,而且样样都做得很精细,水平让人交口称赞。小时候,我们家的桌椅板凳等常用家具和他经常拉的二胡、京胡都是他自己做的。我们经常看到周边村民上门请他刻私章,经常看到他为乡里村里刻公章。特别是吉祥择日,直到他八十多岁,体力明显下降,方圆几公里外的人,遇建房、娶嫁的喜事,仍有上门请他择日子的。他都要克服体弱困难,满足他们的需求。

父亲慈祥可亲,一生与人为善。在湾村中,父亲是一位慈祥的长者。他凡事以德为先,加之他的名字黄德乃三个字中有个“德”字,大家都尊称他“德公”。在儿女眼中心中,父亲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慈父。他老人家一生与人为善,平时总是笑容满面,很少生气发脾气,遇到困难和挫折格外能忍耐,胸怀格外宽广。他经常告诫儿孙们,要戒急戒躁,吃亏是福。特别是他平时爱助人为乐的品质让儿女们印象极为深刻。邻居家小孩多,经济困难,建房需要帮助,他便动员我们做儿女的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全力帮助。双抢大忙季节,他看到家里劳动力少的人事做不赢,便叫儿女们去帮忙。反之,当人家要来田里帮他时,他却总是拒绝,说:“不用不用,我这点事自己做得完。”至于平时免费为

困难村民刻私章之类的事,更是不胜枚举。二儿子去衡阳工作后,当地一些人有事要去找他帮忙,父亲总是热心引路,有时不但自己亲自带着他们当面去找,还要用信纸写上一段话交给儿子,吩咐儿子能帮助一定要尽力帮助。父亲与人为善、乐于助人的品质,为我们为人处世中做出了榜样,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,其价值胜过金山银山。

父亲一心为后人着想,很少关心自己。他与母亲相处一辈子,总是感激母亲为他生育了这么多儿女,说她很辛苦。经常提醒儿女们要关心理解母亲。他说,你们的妈妈人很好,处事也大方,不肯沾别人的光,就是脾气不好,容易生气,招人误解。你母亲她与人生气后,在家又能客观评价人家,记得人家的好。做儿女的要多理解妈妈这个个性,对外多做解释工作。

我们知道,父亲离开我们后,最不放心的就是母亲今后的生活,同时放心不下她的个性,他在临终前还用微弱的声音对母亲说:“平时要少生气。”这一场景令我们做儿女的无不心酸和感动。请父亲大人放心,我们做儿女的一定会牢记您的嘱咐,关心照顾好我们年迈的母亲。

父亲对每位儿女都很关心。儿女们小的时候,本来家里温饱成困难,但只要儿女们愿意读书,他都克服困难供儿女们上学。儿女们长大成家后,他又时常牵挂儿女们的家庭,能帮的尽力帮。特别是对孙辈、重孙辈更是格外疼爱,经常做玩具给他们玩,鼓励他们要好好读书,将来考个好大学。看到他们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便经常要问他们找了对象没有,甚至还私下与母亲商量为他们物色对象的事。

父亲对后人很关心,但却很少关心自己。儿女们平时孝敬他,给他点零用钱或是买点好吃的东西,他都要生气,说自己什么都不缺,不要他们破费。他平时生活特别节俭,买件他喜欢的衣服给他穿,他总是舍不得穿,有的衣服直到临终了还没穿过几次。我们做儿女的,在父亲在世时,对他给予我们的关心和付出不太在意,有时还要冲他讲几句气话。如今父亲离去了,我们才真正感受到父亲对我们的关心和付出是何等的珍贵,才真正觉得父亲虽然平凡,但却很伟大。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恩情比山高,比海深。我们对他的付出远远不能报答他对我们的恩情。

父亲卧床不起后,每天只能吃点稀饭和开水,我们先是请医师上门给他打了几天针,后来他连针也不肯打了,每天就靠一两勺开水维持生命。我们真担心他年前突然离去,但没想到他却顽强地挺住了27天。我们深知,这不是父亲的求生欲在支撑他,而是他老人家那份对儿女们的关心和体贴在支撑他,是他那希望儿女们一个不少地与他最后团聚一次的愿望在支撑他。2019年农历正月初五凌晨两点十分,父亲在儿女们一个不少地来到他身边后,安详地离开了我们,走完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历程。

父亲,我们的好父亲,在为人处世上您是我们的导师,在爱岗敬业上您是我们的榜样,在无私奉献关爱他人上您是我们的标杆。我们一定会继承您的遗志,做好人、做好事,让九泉之下的您一万个放心。

最后,我们还有一个奢求:如果有来生,我们还愿意做您的儿女。相信您一定会同意,是吗?